

花甲老太吃火吐火赤脚踩灯泡

四川有位老太太,不但会“变脸”、“吃火吐火”的高难技艺,还会做“赤脚踩灯泡”、“螺丝刀穿大脑”等惊险动作。老太太为了学习这些技艺,也吃尽了苦头。鼻子被扎得鲜血直流,舌头差点被电风扇削断……

半生坎坷屡遭不幸

老太太名叫李红沁,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李红沁家兄妹五人,她排行老大,父母都是四川省林业厅的干部。尽管出生在大城市,李红沁却从小在苦水中泡大。由于自己下面有4个弟妹,小小年纪,李红沁便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李红沁家的院子里,有一位爱好武术的叔叔,叔叔非常喜欢这个懂事的孩子,每次练习武术时,叔叔都会叫上她一起练习。在长期不懈的苦练下,李红沁的身体变得逐渐强壮起来。

1957年,李红沁的父亲被打成了右派。1960年9月,李红沁进入市工农师范学校半工半读。毕业时,多才多艺的李红沁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令人羡慕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可是由于受家庭成分影响,最终被拒之门外。随后不久,四川川剧团招考演员,李红沁照样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可还是因为成分原因而未进入从艺的门槛。

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刚好20出头的李红沁来到了数百公里之外的广元一个偏僻的乡村修建储木场。修建储木场非常艰苦,由于成分不好,李红沁被安排和男人们一起干活,抬石头,背水泥,什么都干。抬石头有时遇到一块石头有四百多斤重,可李红沁却紧咬牙关,和

力气大一点的男人平抬。运水泥,别人每次只扛一包,可李红沁却一个人一次能扛100公斤。由于力气大又吃得苦,人们还为她取了一个非常时代的名字:“女铁人”。

储木场修好后,体力非常好的李红沁被调到甘肃的一个大森林里当了一名伐木工人。

就在这里,一个来自重庆的名叫钟军(化名)的青年走进了李红沁的世界。钟军为人善良诚实,乐于助人。李红沁也对他有好感,很快两人坠入爱河。

1969年,李红沁和钟军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几年后,夫妇俩带着两个儿子回到成都生活。李红沁进入一家印刷厂当搬运工兼印刷工,钟军进入成都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工作。

转眼到了改革开放,成都街头兴起不少歌舞厅,两个儿子都长到了10多岁,上了中学。1985年初,就在李红沁40岁时,丈夫钟军因在舞厅跳舞,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妻子年轻的女人,和李红沁离婚了。

差点被螺丝刀穿了大脑

1988年夏天,经过婚姻介绍所的介绍,李红沁与成都人民商场的驾驶员何道学认识。当时,何道学已经54岁,其妻病故。由于两人非常谈得来,这年年底,两人办理了结婚手续。

上世纪90年代初,李红沁参加了老年协会。一次老年协会组织人到徐州参加演出,李红沁前往表演小品。演出团中有两人会川剧变脸。川剧变脸这一绝活,四川没有人不知道,非常受人欢迎。李红沁想学,对方也答应了。不过,对方说:“学习变脸非常苦,我只能教你方法。”听了对方口述变脸方法,回到成都后,李红沁便开始闭门思考,设计变脸、变衣服,琢磨,练习了半年。刚开始,李红沁在练习时脸谱老是落在颈部,可她毫不气馁,继续苦练。在不断的练习下,李红沁能够变到7张脸了,半年后她掌握了变13张脸谱。不仅如此,她还在“变脸”绝活上有新的突破,她能在变脸的同时变化衣着。

一次,她在电视上看到双流县有位中年奇人表演螺丝刀穿大脑的绝技,便找对方学习。可对方极不情愿,只草草说了表演方法。回到家,李红沁便找来一把稍短的螺丝刀,用酒精简单消毒后便开始练习起来。刚开始,尖尖的螺丝刀进入鼻孔后,钻心般疼痛,疼得她眼泪直流,鲜血长流。还有一次,由于刺中了鼻孔内的血管,鲜血止不住了,李红沁赶忙到诊所止血。

一天下午,她到农贸市场买菜,看到地摊上有一本《魔术绝技揭秘》的书。这书上有变脸、螺丝刀穿大脑、吃火吐火等众多绝技的练习方法。李红沁如获至宝,立即掏钱买下。

吃尽苦头技惊四方

回到家,李红沁按照《魔术绝技揭秘》书中的方法,终于学会了螺丝刀穿大脑这一绝技。

之后,李红沁又按照书中的办法练习起“吃火吐火”来。练习“吃火吐火”时受伤是经常的事。练习半年多时间,李红沁被火烧伤了好几次。一次在成都青龙场演出,由于表演的经验不够,对场地内的风向判断失误。当时,她一条火龙喷出去,正好迎面吹来一阵风,于是,风助火势,她的眉毛被烧得精光。

学习“舌头定电风扇”绝技时,书上的方法是,集中注意力,将舌头伸到飞速转动的扇叶上方,其间头部猛往前一伸,舌尖正好抵在一片扇叶的中心,电风扇立即便会停住。于是,李红沁专门找来一个没有防护罩的电风扇,等通上电,电风扇飞速转动起来后,将舌头伸了过去。刚开始,李红沁吓得冷汗直冒,怎么也不敢将舌头靠近飞速转动的扇叶,生怕舌头被削掉。但是,李红沁胆大心细,只要她下了决心,她就没有不做的,她决心学会这门绝技,哪怕失掉舌头。有一次,李红沁的舌头真的被飞速转动的扇叶削出一条口子,鲜血直流,到医院缝了20多针。

舌头受伤后,李红沁并没有停下来休息,她又开始学习



▲变脸
▼螺丝刀穿大脑



▲舌头定电风扇
▲脚踩灯泡吹双车

“赤脚踩亮着的电灯泡”,当时她体重已经达到了90多公斤。由于害怕真的被踩破,李红沁买了不少鸡蛋来练习。刚开始,脚一踏上,鸡蛋便被踩烂了。经过练习,李红沁发现自己须精力集中,掌握好平衡才行。后来,如此反复地练习,她踩在鸡蛋上,鸡蛋居然完好无损了。李红沁于是在家里关上门练起踩灯泡。踩鸡蛋的成功,使李红沁很快便学会了“赤脚踩亮着的电灯泡”这一绝技。

这之后,李红沁的舌头已经完全康复,她又开始钻研起她没有完全学会的“舌头定电风扇”。经过3个月时间的反复练习,“舌头定电风扇”便得心应手了。

有了这些绝活,李红沁开始四处表演。每到一处,人们都对这个已经步入花甲之年的老太太敬佩不已。

经过多年的苦练,李红沁不仅学会了“手臂上切菜”、“赤脚踩刀口”、“赤脚踩钢针”、“刀尖上跳舞”,还能“用接通电源的钢钻呼呼生风地钻手心”等众多惊险绝技。无论是站在刀尖上还是钢针上,身胖体重的她都如履平地。2005年,李红沁又学会了“钢筋锁喉”、“钢筋缠颈”、“脚踩在灯泡上耳朵拉车”、“赤脚站在刀口上牙齿叨两辆自行车”等绝技……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由于学绝技,几年来,李红沁无论是舌头、腿部、脚底、颈部,还是手臂上,都留下了累累伤痕,学习口叨自行车时,有一次,由于自行车没有捆好,她的牙齿还被扯掉了两颗。

如今,李红沁已经是62岁高龄的老人,可她几乎每天都在外演出,表演她自学而来的精湛绝技。肥胖的身姿,花甲的年龄,一身不敢相信的绝技,使李红沁赢得了“千变魔女”、“四川肥肥”、“超级女身”等众多美誉,同时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尊敬。李红沁说,如今的她可算是忙而快乐着……

(拒绝转载上网)
沈轩

男子日夜制毒 骗母试验毒效

重庆禁毒总队日前在捣毁一个制售冰毒“麻果”的地下加工厂时发现,制毒嫌疑人赵志鹏为检验“毒效”,竟拿自己七十高龄、瘫痪在床的母亲做试验,最终导致其母吸毒成瘾。

走上制毒不归路

今年43岁的赵志鹏,出生在重庆大足县珠溪镇小滩村2组。20世纪80年代,他投身建筑五金行业,9年时间里,积累了80多万元家产,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成功人士”。但进入90年代后,赵志鹏的生产经营业绩大幅下滑,亏了很多钱。2000年底,他关闭了五金加工厂,带着剩下的40多万元到贵州搞煤炭开发,但也失败了。心灰意冷的赵志鹏逐渐染上了毒瘾。

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志鹏与因涉嫌贩毒而逃到境外的侄子赵志超取得了联系。赵志超鼓动赵志鹏在内地制造新型毒品,由赵志超提供资金、主要原料及配方。发财心切的赵志鹏很快在乡下租了一农舍,将窗户密封起来,然后买来一些瓶瓶罐罐、塑料盆桶等,开始制毒。

赵志鹏试制的“麻果”,是近两年在大城市的一些娱乐场所所流行的新型毒品,内含甲基安非他明(即人们常说的“冰毒”)、咖啡因等。

为了“创业”,赵志鹏忙得昏天黑地,每天埋头做试验。然而,由于配方中各种原料的使用比例不详细,他先后进行了上百次试验,制作出来的“麻果”在色泽、效果等方面均不理想。直到今年4月中旬,他才生产出了第一批100多粒红色“麻果”。

赵志鹏急忙将“试验成功”的消息告诉境外的侄子。可侄子却不以为然,在电话里给他泼凉水:你只是制出了与“麻果”外型一样的东西,效果如何你也不清楚,如果这样拿去卖,万一质量有问题,我们今后的生意可就砸了。

拿母做试验

如何检验毒品效果?这让赵志鹏苦恼了好几天。最后他竟然“灵机一动”,打他瘫痪在床的母亲的主意。

第二天,赵志鹏哄骗母亲试着吸了一粒“麻果”,并称这是“止痛药”。母亲吸完后躺在床上感觉有些难受,头昏想吐。这让赵志鹏心里窃喜,因为第一次吸毒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他忙说:

“刚吃了都会有这种反应,等过一会就好了。你现在身上还痛不痛?”

“还真没刚才那么痛了。”过了一会,母亲甩动胳膊,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母亲吃了药不仅疼痛减轻,而且精力充沛,几个小时不想睡觉,拉着他说个不停,这都是“麻果”中的甲基安非他明和咖啡因在人体内起作用。为了检测吸食“麻果”的效果,赵志鹏不断让母亲吸“止痛药”,取得了让他满意的效果。

“你给妈吃的啥子药?每天一醒来就找我要药吃,不吃药就喊全身痛,跟发疯似的。”一天,姐姐找到赵志鹏,一见面便大声质问弟弟。赵志鹏竟然对姐姐说:“现在看病这么贵,妈又这么大岁数了,看病是白花钱,还不如让妈继续吃我给的药,拖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别的不敢说,这药我多的是,保证妈吃到上路的那一天。”

随后,赵志鹏将“试验”的效果告诉了侄子,并得到侄子的“肯定”。按照侄子提供的联络方式,赵志鹏带着“麻

果”到广东、湖南等地,在一些娱乐场所试用。南下送货的经历,不仅增强了赵志鹏的“信心”,也使他看到了制毒的“美好前景”。

警方捣毁毒窝

从广东回来后,赵志鹏便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由于是手工操作,每天最多只能生产1000粒带有“WY”标志的“麻果”。这样,每隔十天左右,他便要跑一趟广东、湖南交货,几趟下来,便赚了二三十万元。

为防止在一个地方干久了引起周围人的怀疑,今年5月,赵志鹏在荣昌县长途汽车队家属院内租下了一套房子,作为自己新的制毒加工点。选择这个地方自然有他的考虑:这里虽然人声嘈杂,但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家属院毗邻通往广东等地的高速路,交通十分便利,有利于毒品运输。

赵志鹏的形迹很快引起了警方注意。经过侦查,在掌握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今年

6月,警方冲入荣昌县长途汽车队家属院的租房内,将赵志鹏等人抓获,并从房内搜出红色“麻果”750粒、绿色“麻果”45粒,呈粉末状的冰毒半成品2小包共计11克,制造“麻果”的原料麻黄毒1200克、麻黄草260克、咖啡因305克。

根据赵的交代,民警还在其亲戚家中搜出5包白色粉末状冰毒成品900克,在其母亲处搜出70多粒成品“麻果”。

“你们把药都搜走了,我身子痛了吃啥子药?”赵志鹏母亲的话,让现场的禁毒民警心酸。自打吸食“麻果”成瘾后,“麻果”仿佛成了儿子的代名词,她念叨儿子时,必定是家里没了“麻果”。

见此情形,禁毒民警与当地政府联系,找了家医院一边为其治病,一边帮其戒毒。然而,由于赵母年事已高,瘫痪多年,加之吸食“麻果”对她的肾脏、心脏等的损害,医生说她康复的可能性非常小。

新华社记者 黄裕 张劲